

憎情林少

(黑) 新登字第3号

责任编辑：许 文

封面设计：李 欣

少 林 情 僧

SHAO LIN QING SENG

黄天军 著

*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

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·20印张·45万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ISBN 7-5389-0356-9/I·119

定价：（上、下）8.90元

十五

艳阳高照。日正当中。

唐珏站在客栈门口，身形和影子缩成一线。

他没有话说，静静站在门口，豆大的汗直流。

根本就不必言语，空气已随之凝结。

十步内空气凝结，万物无声，一片杀气。

客栈的人早跑得一干二净。谁敢逗留？看到唐珏往店口一站，手持宝剑，一言不发，杀气腾腾，只有傻瓜才敢逗留。

在湖滨一带，唐门就是主宰，唐珏就是执行神。数百年的经验，人们一观颜色即知应该如何作，根本不须交代。

但是好事者却是不少，都站在二十步外。这是规定，唐门的规定，二十步外就是安全地带。

仇大浩和步通露面。

仇大浩面带微笑，一身雪白长衫，手里握箴，好似八仙中的“韩湘子”。

步通牛眼精光外露，衣领半开，山一般的胸膛，手持着黑铜，半截塔站着，仿佛“韦陀”降下。

唐珏看着仇大浩，眼神中有股火焰喷出，尤其在他由铁青

变成苍白的脸上映出，显得格外清晰。

仇大浩心知麻烦找上门；步通运布真气，全神戒备着。

双方就这样僵持有一盏茶时间。

就在仇大浩刚要依着门柱时，唐珏冷冷道：“你就是仇大浩？”

“是，仇大浩。”

“人称‘屁粒’簾侠的仇大浩？”

“不敢，霹雳簾侠正是江湖朋友称为的。”

“怎么写？”

“晴天霹雳，后面二字。”

“霹雳是这样写法吗？”

“依阁下说，要如何写才算正确？”

“屁粒，屁就是屁滚尿流，粒是一粒粒……”

步通看着场面变化，见唐珏愈说愈不像话，怒吼一声道：“放你娘的鸟拉屁！”

唐珏先是一愣，脸色转成铁青道：“狗东西，我和你家屁粒簾侠少爷闲谈，要你来打啥屁？”

步通道：“什么少爷老爷的，爷爷全不当他一回事。”

“哼，哼……”唐珏冷哼数声道：“狗屁少爷后头跟着狗东西，一点礼数都不懂，也敢跟人家出来‘走跳’。”

步通面罩寒霜，厉声道：“此人天生恶毒，一意叫骂，分明挑事，仇大浩，收拾他！”

步通怒吼一声，就想扑过去。

仇大浩一把抓住道：“步通，何必与他一般见识，你何时看过咬人的狗会吠……”

唐珏原本想羞辱对方，竟被对方反其道弄得灰头土脸，脖子都气粗了，道：“你你你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了半天蹦不出还以颜色的话来。

唐珏‘嗖’地拔出佩剑，厉声道：“姓仇的，有种的手底下见真章！”

步通喝道：“来就来，谁怕你！报上名头给爷爷听，爷爷向来不杀无名之徒！”

唐珏脸上更无丝毫血色，道：“听清楚，大爷是唐门‘玉俊子’上唐下珏，听了还不快似狗一般夹着尾巴滚！”

步通仰天打个哈哈，摇头晃脑道：“玉俊子？没听说过，仇大浩，你呢？”

仇大浩皱了皱眉道：“强龙不压地头蛇，阁下原来是唐门高手玉俊子，失敬失敬！我兄弟二人何处冒犯阁下，竟然要登门……”

话尚未说完，唐珏道：“瑜城本是唐门地盘，在地头上任何人都可诘问，只要大爷高兴。喂！姓仇的‘嫩鸡’，大爷问你，这愣头愣脑的畜牲叫啥？”

步通只觉一股无名火往胸口上串，血液直冲脑袋，涨得虬须根根直立，厉声喝道：“欺负人到了家，上吧！爷爷步通怕你不成。”

这一声仿佛晴天打个霹雳，唐珏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倒退半步，杀气顿消，瞪眼道：“你是个啥东西，敢来管大爷闲事！”

步通道：“你可是天桥上的把式，全仗一张嘴，你倒是打不打，不打爷爷可要走了。”

“笑话！”唐珏冷笑道：“不打，我来找茬儿干啥？我不会回家休闲一番，逗在此蘑菇干吗？”

剑影一闪，竟向步通直劈而去。

步通脖子一缩，手一伸，即去格剑。

二十丈外的围视群众，‘哗……’尖叫惊呼，均以为虬须大汉给骂得糊涂了，竟以手膀子去架锋利的剑，这一剑劈下，手臂就回不去了。

谁知一剑落下，手膀子仍是好生生留在步通关节上，唐珏竟镇得站不稳，踉跄后退。

步通生硬道：“喂喂！姓唐的犊子，你不会先打声招呼吗？真没教养！”

唐珏气得大跳，“旱地拔葱”挥起利剑再次扑上。

银光洒开，剑家毒蛇般向步通刺过去，带着劲风直刺咽喉。

步通脑袋虽钝，手脚却是灵活，举铜一架，“当”，架个正着。

只听“锵”的一声龙吟，长剑闪电般飞逝，竟然直向湖里飞去，一闪就不见踪影。

唐珏只觉虎口一震，半边身子都发麻，连头皮也发麻，暗道：“想找姓仇的麻烦，正主儿没沾上边，却给这愣小子弄得下不了台。”

他居然还沉得住气道：“你叫步通是不是？”嘴里说话，袖中飞出五根很小的透骨钉，直取步通的面目和咽喉，不但准而且劲道十足。

步通举铜一挡道：“唐门会有你这种人渣，玩儿阴的。”

唐珏道：“比武还有客气的，要客气你就去妓院，只要你有钱，龟妇也会对你客客气气。”

“气”字刚出口，又是三道袖箭自他袖里飞出。

目标“腹中穴”，“中枢穴”，“乳肩穴”。步通反手一弹。若非步通反应奇速，又有横练加身。这一次怕也要伤在唐珏手里。三道袖箭全钉在墙上。

唐珏一击不中，凌空翻近，手里多出两柄泛蓝精光短剑，闪电般向步通刺出七招。

出招快，变招快，出手之狠，仇大浩都暗自摇头，道：“步通，你还挺得住吧？小心，他的刀有毒！”

唐珏每一招出手都是重要穴道，好像和步通有深仇大恨，恨不得一剑将步通刺个大窟窿。

其实也难怪，唐珏在地头上是出名的高手。湖滨四周哪个不知道他，连三岁稚童都会说：“不能哭，不能哭！一哭玉俊子就会来打屁股。”

今天却在众人面前丢个大面子，怒意攻心，下手焉能不重，焉能不毒。

步通也知道唐珏在找罩门，好一刀刺进，暗道：“我省得，这小子本就能就阴险无比，双刀定有毒。”

连还七招，挡得唐珏暗自嘀咕道：“步通都这么厉害，姓仇的更不用说了。”

连变八招毒辣攻势，仍是伤步通不得。

转眼攻出已满百招仍未得手，知道今天遇见难惹的角色，急得眼睛发红，咬牙道：“仇大浩，有种就下场和我斗一斗！”

步通缠得他紧紧的，道：“爷爷都打不赢，还想找他打。”

言下之意即是：“你省省吧！不要丢人现眼！”

唐珏眼看也胜不了，一个跟头翻出战圈道：“有种……就等我叫人来，定将你们乱刀分尸！”

步通喝道：“大言不惭，快滚！我们都是英雄豪杰，有的是种，一定会等你来。”

唐珏顾不得四周不屑的眼神，像只斗败的公鸡，一溜烟消失在湖滨。

步通道：“剑非凡品，快从湖中捞上来。”

围观的人见没热闹可看，纷纷散去。

步通道：“那小子中了邪吧？看！太阳还真大，大概晒的发昏，莫非是昨儿个夜里你露出踪迹？”

仇大浩道：“我也搞不懂，先进房里歇歇，一则等天黑，二则等别人来。”

步通道：“今儿个夜里，我可以跟你去了吧？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，好歹我手里的锏也可剁他几个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再看吧！横竖救出骆忠和柳无尘。”

过了很久，他才仰面向天，暗然叹息道：“真搞不懂，唐珏为什么那么仇视……”

别人的恩情似乎很容易忘掉，但要忘记别人的仇恨就难了，所以唐珏很快又追回来。

上回来是一人，一身杀气。

这一回来是五个人，一团和气。

唐珏躲在最后面，紧紧跟在“玉面韦陀”唐河身旁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唐河跟在唐大奶奶身旁，也满脸微笑着，旁边还

有唐家大小姐唐琬，跟在唐琬后面的是老佣人，手中托着黄布包扎的箱子，看起来不是金银便是珠宝的样子。

客栈里的伙计老远跑去禀报。

唐门的人一到店口，仇大浩和步通即走了出来。

唐大奶奶一看到仇大浩，眼神就发了光，道：“俊小子啊！老身亲自来道喜呀！”

仇大浩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

唐大奶奶龙头拐杖一刹，地上发出火星道：“店小二，传话下去，客栈周围一里之内不得有人存在，快叫他们散去。嘻嘻俊……俊小子，我们进去喝一杯再说。”

也不管仇大浩是否愿意，柱着拐杖往里走。

步通挡在门口道：“不是要打架吗？往店里走干吗！把人家店里的生财器具打坏了，人家还做不做生意，门外宽敞，就在这打好了。”

唐大奶奶尖叫道：“哦？这位便是‘事事通’的步大英雄，是吧？”

仇大浩道：“他正是步通，唐大奶奶敢情有事……”

唐大奶奶道：“唐珏，看你办的好事，哼！”

唐珏道：“大奶奶请原谅，唐珏有眼无珠，下次一定改过便是。”

唐大奶奶堆起笑容，满面皱纹可把一排的苍蝇全都压死，道：“原先唐珏是大当家派来请你们进堡叙叙，没想到他请都没请，反而和步通大打出手。回去后，大当家问清原由，给了他教训，特地派老身及大小姐唐琬、总管唐河再来相邀。”拉着唐珏出来，指着唐珏右脸颊道：“这就是记号。”

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五个手指印，像是铭上去似的。看得出唐大堡主的教训是不轻的。

唐大奶奶道：“这下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了吧！步通可否挪个身让一让。”

仇大浩给他一个眼神，步通肃容称请。

等大家都坐定了，唐大奶奶道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原来就是来邀你入堡一叙。但是唐珏办的太不漂亮，反而把事情弄僵了。所以堡主请老身等特地来请你们进堡一叙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敢情我们此趟来的动机，你们全都察清楚，所以找我和步通进堡叙叙？”

步通道：“你们把人放了，我们才要进堡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先把柳无尘和骆忠放出堡，这样才显得唐门的诚意，只要人安全出来，不要说叙叙，就是上刀山，下油锅，我……仇大浩都不含糊，绝不皱上半个眉头。”

唐大奶奶道：“就是因为我们有诚意，才会由老身带队出来相邀啊！”她认为唐珏之事未解决，还不宜说正题。

步通冷哼一声道：“既是有诚意，何必派唐俊子来呢？刚才又损又骂还使暗器，这算那门子诚意？”

唐大奶奶自恃身份没有说话。

唐河拱手道：“步大英雄，事出突兀算我们不对，唐河代表唐家堡向你赔不是，还望步大英雄肚量大些，不记前嫌，至于唐珏我们一定照章处分，请你多包涵。”

步通仍不悦，也拱拱手道：“好说好看！”

仇大浩道：“到现在我们仍是搞不懂，‘玉俊子’唐珏为啥来此叫嚣？”

唐河并不因昨夜遭仇大浩的暗袭而失态，道：“唐珏是唐门年轻一代，年轻人总是气盛，自以为了不得，难免盛气凌人，没想到这次碰上‘铁板’够他苦头吃，看他下次还敢不敢眼高手低，目中无人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如果是碰到别人比他弱，那不被他整惨才怪！”

唐大奶奶白了唐珏一眼，埋怨道：“还不快向仇公子和步公子赔礼……毛头孩子真不知天高地厚，反正人请不回去，不仅当家的会剥你一层皮，柳姑爷和骆姑爷也饶不了你！”

仇大浩道：“柳姑爷，骆姑爷？莫非……嘻嘻……这反倒好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……”

唐珏一看仇大浩，步通仍是僵着脸，索性“扑通”一声双膝落地，向二人苦苦哀求。

仇大浩道：“等一下，容我考虑一下。”

步通道：“爷爷长到这么大，这可是第一次有人给爷爷下跪，呸！爷爷年纪尚幼。无妻妻生子，你给爷爷矮半身干啥子？敢情当孝子？”

唐大小姐开口道：“两位公子，就请高抬贵手，饶过他这一次，好歹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。”

步通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家，更甭提听过如此轻轻细语，仿佛天空云雀啼唱。只觉全身酥软，从头舒服到脚底，道：“成！就原谅他。”

拉着仇大浩到一旁窃窃私语，道：“天底下哪有这么美的女人啊？既然她说情，咱们就原谅玉俊子吧！”

虽是耳语，但嗓门仍是大，惹得众人掩嘴低笑。

仇大浩道：“你没看过女人呀？”

“有啊！”步通扳动手指数着道：“我娘，你娘、黑山的娘和老婆和黄云嫂……”

数来数去不过十个，让众人更觉得步通单纯可爱。

唐琬道：“两位如能原谅唐珏，他将承受的罪会减至最少。如果仍是坚持，那他……他就……”

仇大浩道：“当家的会要他怎地？”

唐河接口道：“会让他见‘阎王’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事态还真严重，那如果原谅后，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”

唐河道：“依唐门守则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项规定：要罚禁闭和劳役半年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你们这是干吗？这么严格。”

唐河道：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在万物竞争的江湖里，如果不思进取，必将遭无情的淘汰。堡主鉴于此，特于五年前实施各种章法。而今外界不也实施各种章法吗？他们即效法吾堡优点。至于唐珏禁闭劳役就比较烦闷，这半年来必须修练口和心。”

仇大浩、步通互相看一眼，同声道：“原谅他。”

唐珏等的就是这句话。立刻心悦诚服地在地上连磕四大响头，方才站起。

仇大浩道：“刚才唐大奶奶说柳、骆两位姑爷，可否请说明白。”

唐大奶奶嘻道：“哟！俊小子，我们都快成亲家了，你知不知道。好事多磨，请你们进堡正式说两位姑爷的亲事。”

仇大浩笑道：“柳无尘和骆忠都同意？”

唐大奶奶也笑道：“以唐瑶，唐珣沉鱼落雁之姿，又聪明又贤慧，加上唐门家大业大；只有傻瓜才会拒绝；你那两位兄弟是绝顶智慧的人，他俩怎会拒绝。”

步通道：“换着爷爷，爷爷也不敢拒绝，起码我也要脱离‘傻瓜’的行列。”

唐琬道：“既然都已同意，大伙儿回堡吧！”

仇大浩道：“没必要，既然柳、骆二兄愿意做唐家女婿，木已成舟，大事已定，就没有进堡的必要。”

唐大奶奶动容道：“仇大浩；你……为什么不去叙叙，大家商量细节不也方便吗？何必一意孤行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唐大奶奶有所不知，涪州仍有许多朋友等我们的消息，我们要赶回去报平安。”

唐琬道：“唐门快马传递，素来快捷精确，要他们回报好了。”

仇大浩思索片刻，道：“不成！如果唐门派人回报，我的朋友及一千亲人会以为我们遭到不测，反而会将事情弄糟。”

唐河道：“你写封信附去不就成了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仍是不妥，我看还是亲自回去说明情况妥当，再说骆忠的老娘住在乡下，我应该亲自告诉她老人家好消息才对。”

唐家堡的人见仇大浩坚持，唐大奶奶道：“抱歉，俊小子，容我们商量商量。”

唐大奶奶、唐河、唐琬三人移步到角落坐定，三个头凑在一起，嘀嘀咕咕一阵，留下唐珣和仆人在原处继续对仇大浩

及步通傻愣愣笑着。

须臾，三人走回来。唐河道：“既然仇兄弟心意已决，我等不便勉强，但是好事仍须盘桓一日，让唐门做东，吃顿便饭。”

唐琬道：“就在隔街‘醉仙楼’，请两位赏脸。”

仇大浩一口答应道：“成！仇某再不答应，你们定会骂我不识抬举，随便吃吃即可，不需过分铺张。”

唐大奶奶笑道：“不铺张，不浪费，醉仙楼是最便宜不过的了。该楼以陶锅河鳗、牛肉卷、宫保明虾、梅子鲟鱼、渍早蟹、素烩甘贝、明色鲍鱼、香烤鹿肉、什锦海参、樟茶花鸭、草片驴肝、烩排骨刺……”

仇大浩道：“太多了，吃不完。”

唐大奶奶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，我还忘了开胃菜、花鲫鱼煎秦椒芽、干烧牛肉、淹渍牡砺、芝麻竹轮、鱼番……”

仇大浩道：“饱了饱了，听都听饱了！”

唐大奶奶道：“甭客气，我们这就过去醉仙楼。”

步通这会早就猛吞口水，心都不知飞到何处去了。

唐河将仆人手捧黄布包裹递给仇大浩，道：“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这是干啥？”

唐河道：“不过是二十颗夜明珠而已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我可不敢收取。”

唐大奶奶道：“有什么不敢收，收下，收下，这是当家的见面礼。”又道：“可不是给你的，而是送给亲家母的。”

步通道：“骆忠他娘，可对？”笑着对仇大浩道：“又不是给你的，你紧张个鸟！”

唐大奶奶取出两个小盒，道：“这才是送给你们的，一位一盒，千万别推辞，要不然就太看不起唐门。”

步通道：“又是什么呢？”

唐大奶奶道：“也不过是鸽蛋大的夜明珠罢了。”

在路上，唐河借故和仇大浩在后头，道：“仇老弟这般年轻，功夫却是了不得，令人佩服。”

“总管您过歉，如果是提今早之事，望您多包涵，原谅我的莽撞。”

唐河道：“行家一出手即知有没有。老弟，你可别折煞老夫，我……我是太大意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是疏忽才会大意，让我有机可乘，其实若要真正比划一下，还差您一大截呢！”

唐河大声笑起来，声音在空中荡得市井上响起空泛的回音，显得萧瑟和冷寂。

他喃喃道：“还差一大截，是谁差谁呢？”

第二天一早，仇大浩和步通相偕至渡船头。回程的心情轻松多了。记得来时忧心忡忡，各有各的心事，现在却喜剧收场，还不令人欣喜吗！

连柳无尘那匹汗血宝马踢踏起来也轻巧多了。

山色格外青翠，空气也格外新鲜。步通伸个懒腰，用力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高声唱歌：“大公鸡请你早点啼，好让小弟和小妹天天都早起；早晨空气好，读书最容易……”

接下来就唱不下去，“哦”打了一个饱嗝，道：“昨晚酒醉饭饱，现在肚子一点都不饿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你简直是饿死鬼投胎，杂七杂八全往肚里丢，你当肚子是‘福德坑’垃圾掩埋场啊！”

步通道：“我这辈子何时这么享受过，山珍海味，怎不令我食欲大动，只好照单全收。”

仇大浩笑道：“连牙签也想收进肚里？”

“哦！”步通窘然道：“那是个意外，那牙签和粉丝摆在一块，颜色，形状又差不多，当时正吃得兴起，哪会注意那么多，好在我仍是机灵，一入口就立刻吐出来……这算什么？比起那个唐大奶奶，我简直就是‘小巫见大巫’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也是你先错把牙签当粉丝，唐大奶奶才会演出喷饭的失态。”

步通笑后，神秘地压低嗓门道：“唐大奶奶和我们的‘奶奶’有啥关连？”

仇大浩问道：“什么奶奶？就是指你祖母？”

步通一拍胸脯，道：“我指的是这里。”

仇大浩一看便知步通那‘豆腐渣’脑袋想歪了，道：“你这浑小子，跟那全无关系，真是输给你！”又道：“找条船吧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还得赶路。”

步通依是喃喃不绝：“大奶奶？小奶奶？奶奶？唐大奶奶？唐少奶……什么跟什么？”

找了好几条船只都不愿意搭载，有的嫌马匹不方便，有的说马出意外赔不起，有的根本不愿去涪州。

步通牵着马，大骂道：“软的不行，来硬的，爷爷的拳头向来让人点头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浑性子又犯了不是，社会是讲求王法的。你可

别乱来，还有好几条船泊在后头，到哪儿问问。”

步通埋怨道：“骑马回去不好吗？坐船有什么‘快感’？”

仇大浩道：“水路比旱路好走，最少有快半天工夫。”

步通拍脑袋道：“对呀！你看我这猪脑袋！”

好不容易有条船要回程，愿意搭载，价钱却要高一倍，仇大浩为赶时间也不计较。

人马全部上船，艄公正要解索起航。

“等一下……”渡口响起了轻脆叫声。

原来是一位俊秀公子向船头跑来。

“公子爷，您有啥事？”

俊秀公子道：“可是要下江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我有事上涪州，可否行个方便顺搭一程？”

艄公撇了一眼仇大浩和步通道：“船人家已经订下，老夫不便做主。”

俊秀公子听艄公如此说，就对坐于船头的二人道：“行行好，顺搭一程如何？价钱我出一半。”

仇大浩正待开口，步通抢先道：“码头上泊停多得很，你小子何必硬要往上挤？”

俊秀公子道：“出门在外，能省则省，我看空间还能挤得下，我坐船尾好了。”

也不管二人反应如何，竟自行登船，落座于船尾道：“谢谢了。”随即闭目养起神来。

步通欲起道：“有这么不讲理的人，待我去教训他。”

仇大浩道：“算了！他省我们也省，大量一点。艄公启航